文汇辣评

被“综艺感”伤了的不仅是《一出好戏》

王彦

在观看黄渤执导并主演的新片《一出好戏》时，多少人心头一度掠过四个字“极限挑战”？恐怕不在少数。只因《一出好戏》里穿插了太多《极限挑战》的梗。

演员表上，黄渤、张艺兴、王迅三人都是《极限挑战》的常驻嘉宾；影片主线内容里，荒岛求生的戏码本身符合“极限”“挑战”的意味；更不消说，从角色的性情转变到部分台词细节，都与综艺节目的设置如出一辙。

应该看到，黄渤的导演处女作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把一座荒岛当成从“生命”到“生而为人”的舞台空间，用反乌托邦式的故事来讽刺社会关系的真相，用狂喜到大悲的戏剧张力来构建电影庞杂的癫狂味，又用一只眨巴眼睛的蜥蜴营造“上帝视角”注视众生——大银幕上确乎一出寓言式的好戏。

不过，也有观众中途“走岔路”。黄渤与张艺兴划船无功而返时，他们臆想彩票奖金分成、并说“我只要六”时，张艺兴的角色从单纯转变为“腹黑”时，王宝强揶揄黄渤“这就是命”时，许多观众分了神，从大银幕穿越到了小荧屏。加之几个阿谀逢迎者的人物刻画过于脸谱化，影片的“综艺感”又坐实了几分。

如今的电视综艺常爱把“电影质感”当成节目制作的工业标杆。玩赋了棚内综艺、游戏综艺后，越来越多节目组不惜花重金制作户外的剧情式综艺，并按脚本精心营造各嘉宾的性情，即俗称的“人设”。原本，电影是造梦的。场灯暗下，银幕里的人从演员变身角色，由戏外的真人转为虚幻的影像，一场好戏后，场灯亮起，现实回转。但随着一期一会的综艺节目反复强化某嘉宾在观众心头的形象，那么他作为演员的神秘感也渐渐透支殆尽。出现在大银幕上的好戏究竟是否另一出“真人秀”，引人混淆。

事实上，被“综艺感”伤了的不止《一出好戏》。

黄磊执导并主演的《麻烦家族》本土化不成功固然是遭遇差评的缘由之一，但演员本人在《爸爸去哪儿》《向往的生活》等多个综艺节目的形象太过根深蒂固，也是令观众无法入戏的重要原因。包括张艺谋导演的《影》，一群“跑男”能否打破“综艺感”和“电影感”的壁垒，也是让人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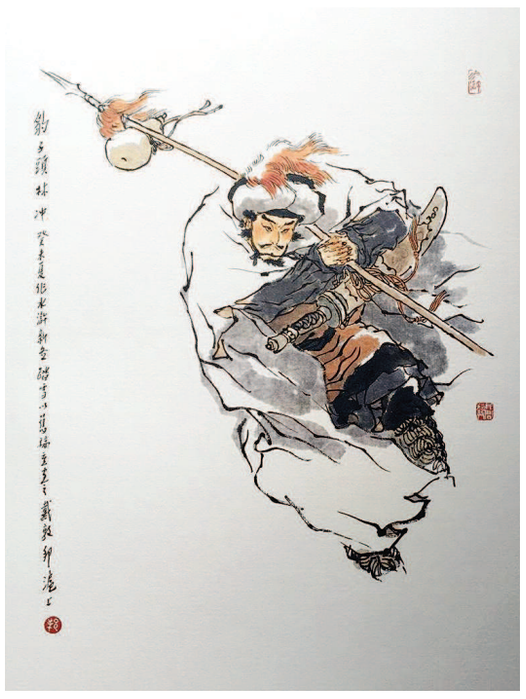
作为导演处女作，黄渤的《一出好戏》完全值得鼓掌称道。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作为一名想在表演上有所建树的演员，是否应当警惕自己被“每周见”的综艺人设固化形象？

近年来每年书展都有新作面世，旺盛创作力源自将自己“逼上梁山”的韧劲

盛夏，80岁戴敦邦每天作画十小时不用空调电扇

戴敦邦笔下的《红楼梦》。

戴敦邦笔下的《西游记》。



戴敦邦笔下的《水浒》。

2018 SHANGHAI BOOK FAIR 上海书展 暨“书香中国”上海周

■本报记者 李婷

前天下午，戴敦邦在读者簇拥下落座，为其新作《戴敦邦插图珍藏版四大名著》签售，这已是他在今年书展签售的第二部新作。两天前，《戴敦邦画说水浒传·逼上梁山》首发，令现场观众沸腾。近年来，几乎每年上海书展都有他的新作面世。一位80岁、右眼已盲的画家如何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力，记者日前走进他的画室，找到了答案。

“我有支气管炎，不能吹空调，为了画纸的平展自然，也不能开电风扇。”老人正打着赤膊，汗流浃背地在创作。38摄氏度酷暑天，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戴敦邦却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坚持创作十个小时以上。见有人来访，他赶紧穿上一件白色汗衫。在他笔下，一幅《红楼梦》的墨稿即将完工，十二钗的命运跃然纸上。“这幅长卷画了两个月，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可用，画得很吃力，生怕一个线条勾坏了整张画就得从头再来。”戴敦邦指了指自己的右眼。因为积年累月的过度使用，七年前，这只眼睛已经彻底看不见了。

“很多人劝我歇一歇，我怎么能歇呢？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过一天少一天，我得争分夺秒。”眼前的戴敦邦，一张国字脸，眯着的眼里隐隐透出执著而深邃的目光，留着稀疏的小白胡子。他有舔笔头的习惯，嘴唇上留下一抹墨汁，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

记者手记

如此执著只因“就是喜欢”

在画家中，戴敦邦是比较“神秘”的一位。他鲜少出席公众活动，甚至不用手机，因为年纪大了听力有些衰退，家中的座机也常常无人接听，近年来近乎处于“隐居”状态。

记者登门的那天，正是上海38摄氏度的高温蒸笼天。进门却看见，在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情况下，一位80岁的老人，怡然自得地在门窗紧闭的画室内一边哼着昆曲，一边挥毫。老人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绘画时间超过十小时。就是在这些年如此近乎“苦修”的生活中，戴敦邦创作出了《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西厢记》《长恨歌》等40余部大型画册。

面对面聊天才发现，长久绘画和高强度的用眼，导致他的右眼在七年前已完全失去视力，但他依然坚守着创作。为何如此执著？回答只是简单一句：“就是喜欢啊！”因为喜欢，所以这么拼命，所以这么着急。“如果还能有二三十年，我就不急了，但现在已经80岁，我就想争分夺秒多画一些。”

最简单的话语，蕴含着最炽热的情感，让人惊叹于老人对艺术理想的热爱，感动于艺术家对毕生追求的责任和担当。

左图：酷暑天，80岁的戴敦邦坚持创作。 本报记者 李婷摄

穷尽半生，对《红楼梦》读之绘之

戴敦邦常说自己是一个“民间艺人”，但在世的人物画家中，他无疑是画名著画的最多的一位。以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例，他几乎穷尽半生对其读之、绘之。从1977年底为英文版《红楼梦》配插图；到上世纪90年代创作《红楼梦的故事》连环画，又画过西班牙文本插图以及多种红楼人物画“群芳画谱”；再到2000年出版《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以及近年与他人合作《红楼梦》相关的三套画作，还有为中国邮政设计绘制《红楼梦》特种邮票……他的画笔，不尽描摹着这部中国传统典籍的形与韵，其作品被视为诠释《红楼梦》的一扇窗口。

其中，在2000年出版的《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中，他做了一件前人未曾做到的事：以国画演绎《红楼梦》。红学家盛赞这部画集以灵肉如生的形象再现了原著撼人心魄的力量和诗意风采，与文学原著珠联璧合。然而，画家并不满足于此，去年春天开始，他又另起炉灶开始了新一批300幅《红楼梦》国画的创作。“2000年的时候，我为《红楼梦》中每一回配了两张图，一共画了240幅作品，但现在回过头来还是觉得画得不够充分。”戴敦邦说，《红楼梦》是一部大书，有些章节不是两张画能够说清楚的，书中还有很多经典诗文，暗示了人物的命运走向，也应该画出来。他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约定：明年三月份交出300幅国画，赶在明年上海书展期间推出全新的《画说红楼梦》(暂定名)。

为此，最近一段时间来，他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准时开工，先在家画三个小时的小幅作品。吃过早饭再赶到画室创作大幅作品，一直到中午12点回家吃中饭，午睡一个小时左右，下午两点继续创作，直到晚上。如是往复，每天的创作时间加起来超过10个小时。

为画好中国故事，屡次将自己“逼上梁山”

有人说他这是在玩命创作，而他自己却淡淡地说：“我不画谁画？况且我是真的喜欢，只有这么一直画下去，画到画不动、画到我死为止。”事实上，为了画好中国故事，戴敦邦接二连三地把自己“逼上梁山”：2016年上海书展，他推出《戴敦邦画说西游记·大闹天宫》；2017年，他的《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群雄逐鹿》首发。今年书展，他又有两部大部头面世。《戴敦邦画说水浒传·逼上梁山》一书，收录了有关《水浒传》人物的彩色国画250余幅。它们中绝大部分是戴敦邦的新作，在艺术表现中更加强调国画的墨韵和神采，在人物设计和编排上不受原书章回次序和时空的制约，采取以人物造型为纲，以故事情节为目的创作构想，在细节上作了更为详尽的画面补充。他的笔下，不只是流淌着线条人物，还倾注着他的情感，书中，他对主要人物还做了精彩点评，增添了一份诗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敦邦插图珍藏版四大名著》，插图全部使用戴敦邦的作品，共计81幅。除《红楼梦》增加1幅《金陵十二钗与宝玉》长卷外，每部名著精选20幅，都是书中精彩的场景和情节，图随文走，放在相应的章回，艺术感极强。

《画说红楼梦》尚在创作之中，戴敦邦又有了新的目标——他要画《道德经》，且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创作。记者看到，画室的墙上，顶天立地地挂置着两幅他尚未完成的巨幅画作。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采用的不是擅长的国画，而以西洋画的形式创作。画室的一角，放着一架折叠梯，曾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在梯子上爬上爬下作画。“我要靠手中这支笔，从老百姓看得懂的角度，画出典籍中的哲学精髓。”戴敦邦笑着说，“可能真的是一孔之见了。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画完《道德经》。”

走出画室，记者想起了漫画家方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敦邦名字像外交部长，人可像戴家庄里的老乡；自号民间艺人，却是艺术门里的苦行和尚。”这，大抵是对戴敦邦最传神的写照。

■来自书展的报道

电影《生死抉择》原著作者时隔14年再出新作

张平长篇小说《重新生活》出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海是我的福地。”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张平前天亮相上海书展。继《抉择》《十面埋伏》等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后，距离上一部作品出版14年，他的长篇新作《重新生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张平说，自己在新书见面会上的这句话不仅是种客套——当年，是上海的电影创作者把他的小说《抉择》搬上大银幕，“在那个票价两元左右的年代，电影《生死抉择》最终票房1.4亿元，超过了不少进口大片”。这一回，也是上海的《收获》成为率先刊发他新作的杂志之一。

《重新生活》和《抉择》这两部作品之所以被张平在上海书展上相提并论，除了都与这座城市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它们都标注着某种开端。21年前，作家以《抉择》一书开启了反腐题材的写作。该作品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在此后不断被加印、转载。如今，这部新作《重新生活》则开启了同类题材的全新视角——人民视角。用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的话说，“站在人民的立场，深入了社会的肌理与世道人心”。

展开《重新生活》，新书里没有采用以往正面人物与腐败分子直接交锋的叙事结构，而是将几乎全部的笔力放置于腐败分子的家人、亲属身上。小说的主人公武祥是原延门市市委书记魏宏刚的大舅子。魏宏刚因为腐败落马，武家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从无意识的“权力特享人员”成为毫无标签的普通人。

张平说：“新作是我写完后放到抽屉里时间最久的。和以往许多小说边写边连载不同，这一部写完后放了近五年。”五年的时间，他从未停止观察和思考：反腐题材的现实主义书写，需要直面社会生活，反映党和国家的反腐决心，更需要贴近人民、近距离描写人民关注的社会话题。因此，他不断确认自己的写作意图：想表达出百姓根本的愿望和诉求，希望自己的新书能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所表现。吴义勤评价：“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体现出张平的探索意识和文学敏锐性，也带来了作品叙事空间和文学性的极大释放，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质地和意义指向。”

正如张平在小说后记中写的：“归途漫漫，但充满希望。清气扑面，必定万紫千红。人民将会用鲜花铺满大地，迎接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振兴……”。《重新生活》揭示的是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对于社会和人民的毁伤，也让读者看到反腐之后“春的颜色”。作为作家，人民情怀的重温与力铸，亦是张平创作初心的回归。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讲述文人先辈保护古籍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卫中

古籍图书的特殊性在于品种上不可再生，一种古籍在历史长河中湮灭，后人就永远无法领略其风采。近代历史上饱经沧桑的中国，许多珍贵古籍流失海外或毁于战火，今天读者能在国内见到的古籍图书，背后有许多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安危予以抢救和保存的故事。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背后，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1938年的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郑振铎获知上海某藏书家手中有32册《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与郑振铎自己手中另外32册能凑成完整一套书。当时的上海，日本以及各路欧美藏家都在争购中国古籍。为保护祖国古代艺术瑰宝，郑振铎四处筹款，最终以高价买下那位藏书家手中的32册，使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得以完整保留。由于这套书已是孤本，一旦有闪失珍贵史料将永远消失，所以从1939年春开始，郑振铎与张元济、王季烈、张炳松、张寿镛等人通信往来，商讨杂剧的选目和校订等事，最终确定了144种未见流传的孤本，定书名为《孤本元明杂剧》出版。中国古代对杂剧的文字记录较少，导致可供研究的数量不多，而《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几乎把元明杂剧的留存数量翻番。郑振铎这样评价这本书价值：“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出现。”张元济则称此书为“人间瑰宝”。

当年郑振铎等人之间的信件原稿多数湮灭于历史，只有少部分留存下来，近日由商务印书馆整理成书出版，这就是《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书中信件内容除了涉及编书校订、细节调整及编录方式等话题的讨论外，还披露了他们交往中的一些逸闻趣事。上海戏剧大学教授叶长海表示，《孤本元明杂剧》的历史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而这本《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是很好的补充读物，让读者了解当年的文人先辈在日寇的高压恐怖统治下是如何传承文脉、维系文化精神不坠的。

日前，在2018上海书展现场，张元济先生的孙子、72岁的张人凤老人手捧新出版的《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寄语读者，希望青年一代能了解当年古籍保护的艰辛，也期盼中国传统戏曲文化能好好流传、发扬光大。

古籍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据商务印书馆孙稷主任介绍，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出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完成了张元济等先贤一直想做而没有条件完成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的影印出版工作，接下去将把更多珍贵的馆藏历史档案付梓出版。

尚长荣代表作研究评论集在沪首发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上海京剧院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前天在上海书展举行《〈廉吏于成龙〉创作评论集》《“尚长荣三部曲”研究评论集》新书首发仪式。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一亮相，就被读者团团围住，就连一旁的工作人员也按捺不住，上前紧紧握住老艺术家的手。说起自己的三部戏，尚长荣不居功，满满都是感恩：“这三部作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对传统戏曲引领、推动和激励的结果。”

“三部曲”指的是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三部新编历史剧代表作，分别为1988年首演的《曹操与杨修》、1999年首演的《贞观盛事》和2002年首演的《廉吏于成龙》。2008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对这三部作品进行学术研讨，专家认为“尚长荣三部曲”因其在融入时代精神、坚持艺术本体、追寻表演境界等方面获得了突出成就，对当代戏曲的认知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当今时代京剧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尚长荣三部曲”由此得名。

此次书展首发的《〈廉吏于成龙〉创作评论集》广泛摘录了刘厚生、曲润海、薛若琳、龚和德、傅谨、戴平、赵山林等数十位戏曲评论家的评论文章以及全国媒体的报道，并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现原创剧本、唱腔曲谱、主创人员创作谈等珍贵资料。针对单部作品，此前还出版了《京剧〈曹操与杨修〉创作评论集》《京剧〈贞观盛世〉创作评论集》。一同首发的《“尚长荣三部曲”研究评论集》则把视野放置在2005年至2018年间报刊杂志发表过的“三部曲”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三部作品诞生至今所有重要的发展历程和时间结点，全书由研讨会篇、评论篇、研习班篇、观众篇以及“三部曲”大事记五个部分组成。

普林斯顿“洋学生”来沪学京剧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的夏季集训如火如荼，眼下又迎来一批“洋学员”。自昨天起至9月7日期间，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19位大学生，将在陈少云、史依弘、严庆谷、傅希如等京剧名家、青年演员的带领下，系统学习京剧艺术。

上海京剧院针对都市白领青年开设的“Follow me京剧跟我学”课程已有十年时间，经由专业演员指点学习过的业余票友，经典唱段信手拈来，甚至还能上台演上几个折子戏。不过，迎来“洋学员”还是头一回，更不必说是美国高等学府“零基础”的学生。

原来，此次海外版课程缘起于去年9月。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史依弘携《霸王别姬》赴美演出。在亮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理查德森音乐厅演出。这是这所有着两百多年校史的高等学府第一次迎来皮黄之声。700多个座位上，不仅坐着有中国传统艺术情结的华裔观众，还有高校的经济学、社会学学者教授，更有不少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学生。演出结束后，观众意犹未尽，史依弘特别“加场”示范了许多京剧身段动作，让不少学生感慨美不胜收。

这一次的学员中，就有当时台下的观众莉欧娜。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大学二年级在读，还没决定自己的专业，却早早给自己起了中文名——白乐雅，还学会了普通话。漂洋过海，趁暑假来与中国传统艺术做一次亲密接触。昨天的开班仪式上，起先还在疑惑中方教职员讲话时，为什么没有配备英文翻译，直到19位“洋学员”一一自我介绍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人不但能听得懂中文，而且不少人中文很流利。可盘点一下他们的专业，绝大多数是计算机、经济学、音乐，学习中文纯属兴趣，足见中国文化的魅力。这让主教老师史依弘也十分惊喜。既然专程飞来上海亲近京剧艺术，课程就不能只是走走过场，上海京剧院设置了丰富的课程，涵盖理论知识、基本功训练、服装化妆体验、传统戏片段学戏等多项内容。